

蕉

軒

隨

錄

蕉軒隨錄卷二目錄

龍樹寺

三品小京堂四品少卿

罔賓

逍遙津

定時羅

歛墨

柳枝朝雲詩

鑾牧齋

鈍翁周氏血書貼黃跋

鄧太史詩

山

官廳

謙默

呂泉山莊詩

鮒魚

詹湘亭秋闈曲

科名相同

僧尼匹偶記

家衣江詞

古銅壺尊

八义蟲

凌歊臺詩

啖蔗軒壽輓聯

書周文忠公遺事

和相

主臣

幸不幸偶不偶

記蒙齋年譜語

先友

武松

西峯寺

梅心驛古剎

晉中軍風于澤

奮伐荆楚

湛若水鈴山堂集序

狩于河陽

烈風雷雨弗迷

吳侍郎奏疏

蕉軒隨錄卷二

定遠方 濬師 子嚴

龍樹寺

京師宣武門外龍爪槐古剎爲文人遊讌之地道光初
月亭上人重加修葺復構小樓曰兼葭閣鮑覺生先生
詩所謂野濶青三面天空碧四垂也湯文端公金剛曾
題一聯云何處菩提莫錯認庭前槐樹無邊法藏且笑
拈閣外蘆花壬戌夏間偕沈寶臣比部薛淮生侍御黃
孝侯編修孫稼生儀部燮臣修撰公讌先師李文恪公

齒於此酒罷公携予散步親指文端楹帖謂予曰措詞
灑脫用筆飛舞此聯此書此人可稱三絕矣偶憶公語
謹錄識之

三品小京堂四品少卿

乾隆間奉有諭旨黃登賢著以三品小京堂用託隆
著以四品少卿用嘉道以來并無小京堂少卿之稱矣

罔竇

淮南子南遊罔竇野北息沈墨鄉竇盧當切音郎凡物
空者皆曰竇竇

逍遙津

在合肥城東三國吳志孫權爲魏張遼所襲乘馬越渡
處今歸王育泉丈世溥作別墅焉曾繪逍遙津圖徵詩
余兄子箴撰聯云地臨飛騎橋邊問當年一船箏笛萬
隊旌旗彈指話滄桑只安排水國逍遙已是鯢池莊叟
境春到聽鶯時節看此日對月題詩迎風把酒散懷忘
泛梗且領畧畫圖結構儼然鹿柴右丞居

定時羅

一名曰晷紋理工緻本質端好通志所載惟程宏宇汪

永年二家製者四方未有比倫又羅盤稱歙縣爲最亦以汪程二姓所造爲精近則日晷羅盤專以方秀水家著名並汪程之名亦不知之矣

歙墨

南唐時李超及子廷珪自易州遷南後主嘗用其墨廷珪父子以歙地多松故留此造墨至宋時以大龍鳳墨千斤充貢仁宗宴廷臣於羣玉殿以李超墨賜之曰新安香墨其後賜翰林皆廷珪墨雙脊龍樣品尤佳墨譜稱之上者拈來輕嗅來馨磨來清今失其傳近代製墨

者以程君房方於魯爲上吳去塵次之今亦不可多得
惟曹素功紫玉光爲海內所尙自乾隆六年

內廷取墨工於歛歛令趙本以績溪汪近聖應

詔給物料令製十匣而歛墨之名益著

柳枝朝雲詩

東坡有不學楊枝別樂天句蓋反香山鬻駱放柳枝之
意嘉其侍兒王朝雲也梁山舟學士調陶篁村娶妾詩
不學朝雲伴老坡則直用蘇詩而又反坡公之意矣白
蘇有知當亦相顧失笑

錢牧齋

錢牧齋宗伯入

聖朝後思欲掌樞要專史席二者俱違其意故鬱鬱不樂終爲有文無行之人恭讀

純皇帝題謙益初學集詩曰平生談節義兩姓事君王
進退都無據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甕屢見詠香囊未
路逃禪去原爲孟八郎大哉

王言足以鑒小人之肺腑矣

鈍翁周氏血書貼黃跋

汪鈍翁先生跋周氏血書貼黃具封載碧血錄後今閱

堯峯文鈔於前跋小有改竄較初作更極軒朗原跋云

右血書

疏改作

貼黃一百四十四字周子佩先生

改周君子佩

所書益將爲其父忠介公訟冤因姚文毅一言改繕進

御自益將下改是時愍帝改元子佩將訟其父忠介公御冤刺兩指血寫全疏既竟先以示同鄉姚文毅公公

摘貼黃中數字命改繕以進

此其所存原本也子佩自敘及諸公跋

之詳矣予獨歎忠介涖官清慎家居數椽僅蔽風雨遇

公正輒發憤爲鄉人所愛戴而倪

添文

李添實兩疏敢於

誣譫狂噬幾至東西易位黑白改換色如忠介之名自

當與日月相磨而彼毛一鷺與諸小人

改彼倪李諸小人

則皆

東坡所謂蛆蠅糞穢也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殆

改本無殆

字古今同轍

添者

爲之一慨康熙乙卯春正月長洲汪

琬敬跋於堯峰之皆山閣可見前輩作文不肯一字放

鬆正古人所謂三易稿而成者昔歐陽文忠爲韓魏公

作畫錦堂記脫稿數日忽走价另易稿本示魏公公閱

之與前作無一句更改惟於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

二句中添兩而字魏公歎賞以爲文氣始足文家落筆

不苟處如此因附識之

鄧太史詩

鄧元昭太史

旭

有壽胡節母七十詩一首云海上麻姑

信蹶然椒盤十日壽杯前補天卻說煩媧手擲地難忘
述祖編繡佛香燈歸淨業板輿鑑飢聽臚傳南山靜對
何曾改遮莫春風掃翠烟今閱林屋集中並無此詩太
史之子煥跋其集後云先公著作甚多或隨手棄置散
佚過多今四方詩家選本頗有流傳而未見於家藏稿
中亦有前曾刊刻而稿中不載者據此則集內所存不
過十之八九耳亟錄之以俟搜輯

少

頭陀寺碑文爲王簡棲著簡棲名山瑯邪臨沂人今本皆誤作巾按說文巾木初生也象丨出形有枝莖也古文或以爲艸字讀若徹凡巾之屬皆從巾徐氏鍇曰巾從丨引而上行音進艸始脫甲未有歧根今班固漢書多用此爲艸字齊有輔國錄事參軍王巾云云則巾字應作巾字若書作巾亦誤矣

官廳

家衣江兄

若夔

爲有堂方伯少子以名諸生困於家計

報捐縣丞分發江寧試用嘗作坐衙詩尙記其一句云
星斗橫天冷眼看語頗傲兀昔王夢樓先生由翰林侍
講出守雲南有平生跋扈飛揚氣消盡官廳一坐中之
句讀之更憮然矣

謙默

華聞修書紳要語云謙美德也過謙者多詐默懿行也
過默者藏姦此二語非真有閱歷者不能道破

呂泉山莊詩

辛亥秋董嘯菴學博來書並惠寄其五世祖澤山先生

咸

呂泉山莊遺草一卷僅七十餘首五言如小樓看雨
云山連雲影外人坐雨聲中元日云又添新歲月未改
舊鬢眉幽居云移竹愁春盡栽花趁雨餘喜雨云新秧
增活色枯澗走清泉七言如送漢儒弟之蘇州云一櫂
烟波江上客五更風雨夢中家洪源魯齋中小飲云座
上清陰先世樹案頭緗帙古人書送胡吟菊回里云行
蹤似月歸山遠別夢如雲逐水流其他絕句有山窗暝
坐云飛塵難到野人家暮靄橫山曲曲遮蕭寺晚鐘鳴
未息牆頭月已上梅花又翻疑世上功名事不及田家

酒一杯皆超拔可誦

鮓魚

初夏時出漁人聽布穀聲以爲候最愛鱗甲纔一挂網便隨水而上予八載菊江飽餐此味每謂鮓魚之美不及稻蟹而勝於河豚識者恒以予爲知言也向有魚貢乾隆初元恭奉

上諭聞江南長江一帶有貢獻鮓魚之例至康熙年停止因而改爲折價向網戶徵收充地方公用乃歷年既久或網戶改業或移徙他方輾轉牽連又加吏胥借端

苛索遂致沿江捕魚之人代受追呼之累朕思當年

聖祖仁皇帝停止貢鮮乃愛惜民力之至意何用此些
須折價煩擾小民著該省督撫查明豁免永以爲例仰
見

聖主體恤民情無微不至云

詹湘亭秋閣曲

吳苑詹湘亭明府

應甲

七赴春官艱於一第官湖北最

久詩文詞曲靡不精妙其鄉試時作中秋夜閣中望月

北雙調一套尤膾炙人口其詞曰

新水令

瞭高臺上月輪

高悄無聲酸風滿號碧油帘不捲紅蠟燭停燒銀漢迢

迢空隔着土泥牆望不到

駐馬聽

木板三條覆鹿藏蕉何

處找策題五道塗鴉滿卷未曾交珠光劍氣已全消青

天碧海勞相照誰喧笑隔牆老卒聲聲叫

沈醉東風

猛聽得

錯華燈遊龍夾道汲新泉渴馬騰槽號官兒意氣消號

軍兒語言妙檢筠籩冷炙殘膏我輩三年共此宵博一

箇團圓醉飽

折桂令

憶秋閨獨坐深宵瓜果中庭燭燼香

燒有花氣濛濛釵光裊裊簾影蕭蕭盼雲階蘭房信杳

卧風簷棘院人遙望斷紅綃夢斷藍橋只落得數更籌

至公堂靜聽鼓吹明遠樓高

沽美酒

俺想那跨山塘花市

遙泛秦淮燈船早竹西歌吹千家鬧同盼上瓊樓瑤島

爭一刻是今宵

太平令

堪笑的譜霓裳擲杖成橋駕星槎

析木爲瓢莫須有月斧親操想當然元霜空搗一種種

雲翹翠翹被罡風吹掉都散做花枝壓帽

離亭燕帶歌拍煞

素

娥掩面何須笑朱衣點首何曾惱君不見世上兒曹有

多少玉樓文有多少金鑾草有多少孫山康了洗愁腸

一尊綠澆粲心花三條紅照脫不盡書魔舊套若不是

廣寒梯跌了脚蓬瀛路迷了道鬱輪袍走了調因甚價

年年矮屋中喚不醒才子英雄覺擔誤着青衫易老謫
一套棘闈秋要和那吹角聲寒唱到曉

科名相同

漁洋山人生於甲戌以辛卯中鄉試乙未中會試與侯
官曹能始先生學仕相去一甲子無不符合舅氏陳小
坪先生鼎雯以嘉慶癸酉拔貢已卯舉人道光壬辰進
士而先伯曾祖餘齋觀察乃乾隆癸酉拔貢已卯舉人
壬辰進士舅氏與觀察亦相去六十年科名如出一轍
真奇矣哉

僧尼匹偶記

振齋先生記僧尼匹偶之事此吾鄉近日一大佳話不可不全錄之其文曰張善桐城人父文田傭耕餬口生子二善居次兄某長善二歲善四歲時桐城被水佃田淹沒無以爲生文田挈妻子赴來安懇種山地數年後夫妻相繼歿時善八歲與其兄俱幼稚無依不能自活乃相與偕逃信步行去住無定所一日坐石磴假寐及醒失兄所在徧覓無踪由是孤孑一身往往誤入僻逕或就山窟中止宿見虎狼足跡滿地則駭然以懼遇水

阻莫測淺深適有木棒橫地上藉得探水以渡則欣然
以喜八歲兒徒步遠行膽怯腹枵困憊日甚道光丁酉
八月十七日晚行至滁州東廂廟門首卧地不起廟爲
三儀閣老僧智慧樂善好施有餘蓄輒賙貧乏是日早
起開門瞥見呼之不應撫之奄奄一息亟抱入廟以薑
湯頻灌之半日方甦僧詢明來歷知其幼弱無家憐之
俾削髮爲徒孫圓來之徒命名榮發恩養有加焉逾年
僧挈其徒移住城中龍興寺命榮發從師讀書識字爲
日後諷誦經卷計及入塾穎悟勝儕輩師喜教之一如

教羣弟子不以其爲僧異也歲壬寅張善年十三歲時
余奉檄至滁假館於龍興寺之慧照堂每夜輒聞僧舍
讀書聲異之詢知爲寺中小沙彌晚歸自塾而溫習舊
業者亟召之來試以對句應聲而對語甚工出題命作
小講文理明順僧舍內外粘壁大字每處皆其所書頗
有筆力余惜其以有造之質而淪於緇流也商諸智慧
以爲余義子卽蓄髮携之歸延師課讀於今八載時嘗
授室適余友合肥王君育泉言其中表壽州孫培元學
博有養女及笄願爲執柯遂酌給財產於己酉冬月出

贅於孫氏之門顧事以巧而見奇人無獨而有偶彼孫女之遭際則又有可述者孫女父某鄉居務農女八歲失恃繼母虐遇之至不能相容棄諸尼菴削髮爲尼孫氏固淮北望族其大家巨室俱在城內不知鄉間遠族有棄女之事培元亦世居壽城夙敦族誼聞之惻然出貲贖女歸恩養於家蓄髮待字數年矣王君育泉爲之擇配遂以歸張此不奇於兩家僧尼之還俗而奇於王君之適爲撮合也因書其事以記之北平史積新書於合肥旅寓予按張善後改名允慶人甚醇謹已入壽州

籍補博士弟子員近楊小坡茂才原本此記演成鸚鵡
媒傳奇二十四折善得此可以傳矣

家衣江詞

衣江兄本名諸生工詩善畫尤長小令曾記其數闕錄
之可見一斑泊舟晚眺調寄漁家傲云日半銜山天欲
暝一江高捲西風緊白望茫茫波萬頃誰最穩老漁撒
網撐孤艇兩岸蕭蕭吹更冷蘆花亂拂篷窗靜忽見團
團明月影催詩興狂吟喚起蛟龍聽又釵頭鳳無題云
窗紗曉房櫳悄離情細共爐烟裊窺妝鏡調鉛粉坐依

簾隙海棠風緊泠泠春光早音書杳知他別緒添多
少無聊甚閒時悶花朝何日試猜芳信近近近又虞美
人歸興云分明一水還家路欲渡未能渡青山怪我不
歸來隔着寒江相待影徘徊離情脈脈無人曉又被西
風惱吹來滿眼是蘆花怕似蘆花踪跡繞天涯清新之
筆足可嗣響元人

古銅壺尊

乾隆間有廟祝以銅器一對典入質庫年久未贖先大
父以千錢買歸其形質弇口欵足甚古樸以漢建初尺

度之高三尺四寸橢圓口唇厚五分圍三尺四寸五分
頸圍三尺二分腹圍六尺五寸五分腹下足上圍三尺
四寸六分足圍五尺一寸五分獸耳迤五寸三分有稜
圓環圍一尺九寸二分合今制重一百五十斤耳際腹
上足跗三處皆雷紋盤夔飾腹中識云至大己酉七月
建康路儒學作大成殿永寶用十六字腹下一偏左一
偏右識云大成殿祭器六百八十一件至大二年歲在
己酉建康路儒學皆篆文腹下末行剝蝕莫辨蓋卽古
銅壺尊也道光壬午鳳陽教授倪公模重修府學先大

父遂獻之 文廟考至大己酉至道光壬午已五百十
四年而此器相傳實係明初中都太學祭器後改爲鳳
陽府學我

朝乾隆丙子移學東城竟而失去數十年來復歸舊地

真一段美譚也

倪學博有記甚詳

咸豐癸丑粵賊攻陷鳳陽焚

掠一空此器恐亦遭劫火矣執筆爲之憮然

八义蟲

伊犁有八义蟲如土蜘蛛長脚善走嚙人便死見之者
用黃紙收裹送入廟中亦有呼爲八爺者外夷人見之

卧於地任其行走以爲祈福如見喇嘛然關門外到處有之一人關中絕不見矣見先世父伊江詩註

凌歊臺詩

唐許用晦渾凌歊臺詩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
層臺江潭雪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行殿有基荒
薺合寢園無主野棠開百年便作萬年計岫畔古碑空
綠苔胡遜叟云宋二武皆祖武帝稱高祖孝武稱世祖
凌歊在當塗黃山上地志孝武有凌歊臺置離宮本紀
亦載姑孰較獵一事今於黃山西望天門兩厓中谿江

水真有巴蜀直來之勢東望牛渚是爲江潭舊作湘潭
字誤也姚惜抱老人云用晦此詩大爲楊升菴詆斥賴
遜翁伸其屈然江潭一聯與上二句如何接下聯不免
有句無章之病寢園二字亦湊用不的當百年句無着
此等詩姑以句取可耳按漁詳誤以江潭一聯爲趙嘏
詩且依俗解作湘潭字忽畧甚矣

啖蔗軒壽輓聯

先世父所撰壽輓聯極多不自收拾稿都散佚茲就
所記憶者敬錄之杖於朝貴於室富以文章閱科第三

師

十年競向鯉庭燦桃李蘭有秀菊有芳松徵壽考願春

秋八千歲頻添鶴算頌台萊

祝朱郁甫先生八十咏齋尚書恕齋方伯皆先生詩

也嗣抑戒詩陳競喜老年箴几側恩隆日秩更逢佳節屆

天中

祝凌封翁德與九

十誕口正端陽節摘藻正三春容我追隨瞻福壽

登堂須十載願公耄耄至期頤

祝孫紹泉太守七十時仲君晴軒孝廉方試存

官漢室一經傳子弟蜀峯千仞頌台萊

祝合肥戴太翁九十令嗣官四

川令君家伯仲半彫零羨珠樹挺生定向庭前延世澤

我有兒孫經拂拭悵春風既往只應空外感知音朝代先

輓汪太守霖濟師按太守官風江流有聲緬高閣臨風

陽雅通叔父子箴兄皆出公門

怨興逝水詩人多感覽遺編懷舊夢繞晨星

輓王竹嶼都轉鳳生

都轉寄居金陵上河有江聲帆影樓新著感舊集七律百首

愛客滿堂下榻憶逢秋

圓月別君一載臨風遙悵暮天雲

輓合肥蔡相侯先生

白露咽新

聲知有林間鳴鶴警蒼生懷舊澤何堪天上大星沉

輓六

安楊蘭如先生志信先生歷官山東藩司署巡撫

杜老吟殘空向草堂留畫稿

江郎才盡那堪綵筆痛花飛

輓官庶侯表弟會官四川州牧

四載謫邊

陲賴有令原能急難隻身歸淨域未忘冰嶺去從軍

輓徐

司馬潤旂于伊江在戊四年有從弟相隨時司馬請于大帥求齡冰山投營効力

杖履憶淮南

賤子曾親牀下拜星霜簷翼北盡臣新自日邊來

輓朱郁甫

先生時長君詠齋尙賢守能詩尙有篇章留儻水盡臣書奉旨南來省祝

戀闕那堪風雨感秋聲挽凌謙齋太守曾知鎮遠府淚丁艱服闋未補官卒于京

灑春風感公意殷勤竟許蘿攀松上澤留楚水歎我來

遲暮果然仙去樓空代怙菴叔挽廬江前湖北鹽道章公廷樑時叔迎養湖北學使署

離懷已屆三年小飲憶花開萬卷樓中齊握手介壽方

期九月長淮驚鶴唳八公山下黯消魂挽壽州孫希聖廣文年甫六十

藏書最富刊有服佩返仙莊攜手同歸哀慘獨遭三日瑯琊山館叢書

內交遊徧人海壯心未已追隨猶憶廿年前挽前奉天治中吳公

崑公住居張莊三日內廿載倍親情握手每驚鬢鬢改夫人亦相繼仙去傷哉

天旬同歲月愴懷頡覺死生分

挽孫陶
圖通守

書周文忠公遺事

周敬修先生

諱

天爵山東東阿縣人起家縣令洊至湖

廣總督緣事鐫職再起爲漕運總督旋以二品頂戴致仕

文宗御極被

詔入朝適粵賊犯順

命公爲廣西巡撫屢立戰功年老乞歸癸丑春賊陷皖城復

命公巡撫安徽上疏辭職加兵部侍郎銜專辦團練防

勦事積勞成疾薨於潁州途次

特旨優卹追贈尙書予諡文忠勿庸內閣撰擬故事大臣非翰林不得諡文字公得之誠異數也公年登八十受 恩三朝其服官政績應臚列 國史茲不具錄擇其遺事數則信而有徵者敬識於此 公由嘉慶辛未科進士歸本班銓選道光初授懷遠縣知縣單車赴任公本寒素性復廉介久之竭力摒擋始迂太夫人及夫人輩至署夫人勤於紡織日課針黹除奉太夫人甘旨外布衣蔬食官舍蕭然時當度歲同城各官眷向有酬

應而夫人並無命服懷遠地僻未易購辦公又不欲假
諸搢紳之家適與史孔君平陽世家也檢笥中所藏舊
七品服獻之夫人始得賀歲成禮焉公之清風亮節於
作宰時已基之矣孔時可茂才昭鑄在東流時親爲余
言 公自懷遠調阜陽政通人和百廢並舉惟捕緝認
真過於嚴厲有忌公者奏參公苛政虐民得

旨命大學士兩江制府蔣礪堂先生按治其事礪堂先
生乃先伯曾祖餘齋公授業弟子也道經冶溪訪先叔
祖溶川公首以公事爲問溶川公與公素未謀面重公

爲人以愛民如子疾惡如讐對蔣公乃援以入告

成皇帝深爲嘉許公之受 上知自此始也不數年遂

由宿州牧守廬州備兵鳳陽陳臬百皖公感溶川公知
已手書訂交通蘭譜焉 公罷官後卜宅於宿州之閔

子集鄉居無事日從事於農圃課晴問雨見者多不知
爲大僚溶川公嘗至公家時太夫人尙健在登堂拜母
太夫人率以子姪視之每食太夫人居中溶川公與公
東西坐殺惟四簋不以客禮待也歲甲辰許抑齋丈奉
檄署理時村巡檢路過公門以舊吏修晉謁之儀闈者

辭以出抑齋遂登輿去甫數武遙見公立南畝中御短
布衣戴大氊笠正指揮牧童驅犢返也將下輿伏謁而
公已由別逕趨歸矣公爲兩湖總督又有奏公擅用
非刑者特派吳淦齋宮保審辦隨帶司員刑部郎中
奎綬也於公事多所挑駁而公遂罷職遣戍未及出關
適丁太夫人憂有詔賜還癸丑四月粵賊竄擾鳳陽
奎公正觀察吾郡無力堵禦連夜奔至定遠時公方督
師住宿州大營諸公子素不滿於奎請於公欲治奎以
棄城之罪公怒斥之終以兵單餉竭聞奎竟得末減公

以德報怨大都如此 擒匪陸遐林之陸梁於吾鄉也
其子聚奎實患愆成之初遐林與聚奎父子並定遠武
生聚奎弓馬嫻熟有膂力鄉試幾得復失以父遐林因
案株連入獄鬱鬱思逞武斷鄉曲莫敢誰何皖城旣陷
遐林自獄中逃歸自謂時事多艱官如木偶起意揭竿
嘯聚先尋報復旬日之間有衆萬人焚燒驛號搶劫質
庫附近村莊擄掠殆盡知縣郭師泰率鄉兵往捕聚奎
三敗之郭抱頭鼠竄申文達公請救公方部署隊伍聞
信親督兵至駐扎爐橋當是時省垣失守人心思亂公

不動聲色四面兜圍未十日而渠魁悉授首鳳潁兩郡
億萬生靈得以苟安者皆公力也公初出師時遣署爐
橋主簿包曜升隨同遊擊劉玉豹馳往東南一路會剿
曜升卑鄙小人也無膽識而妄自夸大奉委後不俟玉
豹率先領鄉勇百餘人行意氣洋洋以爲首功可立致
甫至左家店地方猝遇賊伏未整隊而賊蜂擁進眾寡
不敵曜升膽落棄輿而奔鄉勇陣亡者十餘人公聞之
大怒立縛曜升至命卽行正法爲臨陣脫逃戒曜升叩
頭乞哀公怒不解適公愛將守備信長慶在側跪爲緩

頗公意方釋呼與夫解曜升視重責五十逐出時侍立
文武員弁數十咸股慄橋舌不下曰真將軍公向有周將軍之名
自茲出隊遂無敢退却者或有以公擅責屬官爲公咎
詎知公之用心哉此事鄉里至今稱之

和相

和致齋公相本文生員襲三等輕車都尉乾隆四十九
年由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五十一年授文華殿大學
士嘉慶四年

仁宗親政以罪

賜自盡張船山太守

問陶

有己未正

月紀事詩云金穴銅山意惘然痴羊入肆尙流連九泉
添箇尋常鬼可惜黃扉十五年蓋指和而作也

主臣

通雅以此二字乃發語敬謝之辭猶主在上臣在下自然敬恐按漢書王陵傳文帝問右丞相周勃天下一歲決獄幾何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耶平謝曰主臣注

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吳志伊任臣十國春秋

胡進思傳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入所市肉近千斤忠

遜王顧進思曰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王曰

然則吏妄也因問進思何能知其詳進思蹶蹠曰主臣

臣昔常從事於此

進思湖州人故屠牛爲業

牛潛子

免

於主臣旁注

句有疑誤四字牛豈未讀漢書耶

幸不幸偶不偶

干戈擾亂凶荒之歲必有衣錦食稻處安樂之地而不
覺者太平日久豐年穀賤必有枵腹敗衣遇患難之事
而常戚者此有幸不幸偶不偶也見無何集數語最爲
肯切

記蒙齋年譜語

吾宗家桐城者一門七代官內閣中書舍人實爲本朝
佳語吾爐橋一支自先伯曾祖餘齋公由中書成進士
入詞館世父蓮舫公堂伯悔軒公并以中書一歷知府
一歷部曹入樞直迨道光甲辰伯兄子箴復在中書任

內雋禮閣改官翰苑後先繼美可謂盛矣濬師於咸豐

乙卯應京兆試列賢書濫竽薇省子箴兄喜謂濬師曰

吾家最利鳳池弟又以科第進身庶不負此清班耳故

濬師有句云功名鳳閣增新譜文字牛山締夙緣乙卯鄉試

三藝命題係雖存乎人者一節道光己亥伯兄鄉試三題乃出入無時三句及甲辰會試三題又係以爲未嘗

有材焉二句皆牛山章洵奇事也誠紀實云憶田蒙齋少農變古歡堂

集中載少農自爲年譜極言中書一官爲人侮慢益

國初尙依明制此官皆生監當之無怪乎不爲人所重

也退直暇重檢是集節錄於此以資掌故蒙齋年譜云

康熙丁未五月奉

旨內閣中書員缺准以進士考授鄉例內閣撰文辦事
中書由監生生員授職未有以進士充者進士秦敬傳
老苦選滯故闕此徑御史李棠上疏密勿禁地必進士
出身堪膺是選

俞旨允行值部議裁推官改知縣同輩忌愆起考名列
第五六月十六日補授祕書院辦事中書舍人偕沈胤
范張鵬張鴻猷張衡顏光敏申穉朱射斗李迴梁聯馨
紀愈孫百蕃共十二人入署辦事是職也初茫然莫辨

及入署遭同年詞林某侮辱輒自悔然已無及矣時與張公鵬申公穉閒坐歎息云吾輩何日可成正果穉吟云書生薄命還同妾丞相憐才不論官余吟云失路嗟何及痴懷老漸平相對泣下一日集一友寓一客後至上坐大聲曰非不揖讓也我詞林爾中書貴賤別也又王子科詞林山右某中書張公鵬同典山東試事既竣揚語人曰此行是吾輩分內事乃竟與中書下賤爲伍恥孰甚焉其輕侮如此夫狗監馬曹銜亦不惡柳筋顏骨役只奴隸敬傳真作備哉同年謝櫬齡詩云短氣平

生惟寫字傷心此日是求官一語尤真按蒙齋先生德州人中順治辛丑進士歷任戶部侍郎此言當爲康熙中葉而發若康熙四十二年以後

列聖巡幸所臨特開

召試之典凡列一等者

賜舉人直薇省百數十年鼎甲台輔指不勝屈彼自詡爲嚴徐東馬者其名實相去果何如耶是亦無庸置喙也已

先友

李蕭遠運命論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銑註先友謂孔子蕭遠自以老子後老子與孔子爲友故曰先友或謂蕭遠去孔子遠矣斷無稱述數百年前裔祖之友而曰先友之理況聖人乎家北海先生亦言其意中暗有所指信然

武松

水滸金瓶梅二書倡盜誨淫有害於世道人心者不小按金瓶梅載武松潘金蓮等事其說不一包倦翁閬河日記云阿城古甄治陳王墓在焉今屬陽穀唯阿井周

園百步屬東阿故東阿有貢膠役而土人頌之曰山東
有二寶東阿驢膠陽穀虎皮虎皮今藏陽穀庫土人傳
爲武松所打死於景陽岡者也景陽岡在阿城東南二
十五里土人又言明初有陽穀知縣武姓者甚貪虐有
二妻一潘一金俱助夫婪索西門有慶大戶尤被其毒
民人切齒呼之爲武皮匠言其剝割也又呼爲賣餅大
郎言其於小民口邊求利也據此似作者不爲無本

西峯寺

嘗閱浮楂散人秋坪新語中金岩觀一則語涉淫污深

蹈文人口過檢書簾所收乾隆間邸抄乃得悉此案顛末因全錄之乾隆五十三年七月步軍統領綿恩奏西山戒臺寺之北有西峯寺一座內有戴髮修行之婦人自號西峯老祖活佛能看香治病請求符藥者服之卽愈動人觀聽俱稱靈驗京城以及四外之人男女紛紛前往竟似城市殊堪詫異臣思此處雖非京汛所轄但附近京畿似此煽惑人民於風化有關不可不速加查辦隨於六月二十日密派臣衙門司員前往查得西峯寺離京六十餘里此婦人法名了義俗家張李氏原係

順義縣人現住西峰寺殿宇四層計五十餘間俱係新蓋之廟又離此廟二里許石厰地方有靈應寺大廟一座計房六十餘間亦係新蓋張李氏在兩廟往來居住每日午前給人看香治病該員前往會同宛平縣知縣查辦時又查出有二十餘歲之旗裝女子二名詢得一名雙慶年二十四歲乃原任大學士三寶家使女係三寶之寡媳因病常往彼處治病拜張李氏爲師隨將使女留於廟中居住用銀一萬五千餘兩修西峯寺一座又一名玉喜年二十二歲係原任巡撫圖思德之子現

任戶部銀庫員外郎恒慶家使女因恒慶之妻患病亦認張李氏爲師隨將使女施捨廟中并用銀二萬餘兩修靈應寺一座又在該氏屋內搜查有符呪丸藥經卷畫像等項其畫像五軸係張李氏出身源流均係修廟商人任五覓人繪畫看其情形似任五有通同授意傳播其名藉以獲利情節又查出金六十四錠重二百八十兩銀二千六百兩金鐲四隻重七兩零其餘衣服器皿什物閒有非該氏應有之物隨交宛平縣查封該員等當將張李氏及伊長子張明德三子僧人廣月商人

任五等於二十一日拏解到署臣親加逐一研訊將張李氏供詞另行呈

覽外臣查邪教惑人有干嚴禁今張李氏本係鄉野愚婦並非僧尼乃來京佔踞大廟戴髮修行從前不過化緣修廟無甚劣跡近日以來自稱老祖活佛妄自尊大以看香治病爲名施捨符藥煽惑人心從中獲利又令其子張明德置房開舖以肥囊橐甚至官員命婦在廟往來施捨蓋廟銀至二三萬兩之多而現起之金已有二百八十兩銀有二千六百兩並該犯擅用黃緞坐褥

靠墊種種情節實出情理之外若不卽加懲治積之日久恐生不法之事而各犯所供多有不實不盡之處必須澈底審明盡法究治至大學士三寶之媳自宜謹守閨門乃遠赴山廟往來住宿看病墮其術中甚至拜師修廟銀庫員外郎恒慶係圖思德之子縱令伊妻拜師看病施捨金銀並各將使女捨入廟中均屬恣意妄爲且該兩家現有應賠官項銀兩未交何以不行節儉先完官項反捨廟中其居心實不可解臣見聞旣確不敢隱諱理合具奏請

旨定奪至此案一千人犯及查出經卷有無違礙字樣均應詳加查看應請

旨派大臣會同臣衙門詳審定擬之處伏候

諭旨遵行再張李氏煽惑他人多金蓋造大廟坐享厚資雖將伊治罪所存銀兩亦未便留於伊子承受自應入官已交於地方官宛平縣知縣逐一查封檢點應由順天府照例辦理外至張李氏之子張明德僧人廣月所有家產係伊母詐騙之財亦應照例辦理至現在查出銀兩應先交廣儲司入官爲此謹奏八月永琿等覆

奏臣等遵提犯證逐一研訊據張李氏供籍隸順義縣興周營嫁與本縣民人張國輔爲妻生有三子長子張明德次子張新德已故三子卽廣月自幼出家爲僧乾隆三十七年該氏因伊夫患痰迷病症聞有瓦子街居住民婦李氏常拉鐵練募化代人治病卽請爲伊夫醫治見李氏用手按摩針扎病處病卽痊愈該氏從此與李氏往來學習粗知針扎治病之法李氏故後該氏卽取其鐵練拴繫頸項出外化緣治病走至通州曠野地方時值隆冬風雪交作迷失路逕難以行走該氏隨在

雪地帶鎖打坐適有居民路過見而詫異隨向盤問該氏卽以在此結緣治病爲答隨有人延請到家看病該氏卽學李氏按摩針扎併假念經呪病卽痊愈自此附近居民共相傳播多請該氏治病往往有驗該氏借此思欲修廟賺錢見所住興周營地方七聖小廟坍塌隨將所得治病錢文修理給伊子廣月居住其所供延請治病之家皆彼處附近村民因年久不能逐一供指嗣於四十五年送廣月到戒臺寺受戒該氏亦來京在總布胡同泰山菴拜已故尼僧福山爲師取法名了義因

聞伊夫患病仍回順義伊夫旋於四十七年身故復於四十八年來京找見福山帶至潭柘寺受戒該氏因見女僧受戒俱係男人代爲剃髮心中不願未經落髮走至西山西峯寺依尼僧濟廣同住起意將該寺立女常經爲女僧傳戒又恐無道法不足聳動衆人遂用油捻在左右臂膊燒點數處含痛忍受藉此募化以致附近居民聞知往視見其堅忍致相傳播偕往進香者漸多有因病求治者該氏卽令跪香假念經呪爲之求神又有求藥者該氏無可給與遂買藥舖內五汁丸等藥改

成小丸併假畫神符給與竟有病卽痊愈者因而祈求
布施者益衆適值原任大學士三寶寡媳烏佳氏患血
氣凝結病症聞該氏素能治病延至家中該氏爲之按
摩假念呪語併代爲祈禱病愈後烏佳氏感激欲向伊
重謝拜伊爲師該氏令其施捨金銀修整西峰寺烏佳
氏允從當令管事家人許祿招工匠任五卽任極盛修
葺廟宇先後給修廟工價銀一萬七千兩又置辦供器
銀三千兩共計銀二萬兩其餘陸續施給衣服器物並
施金燭及零星銀錢不計確數約亦不下萬餘金又送

使女雙慶至寺跟隨跪香念佛烏佳氏亦曾赴寺燒香
又現任銀庫員外郎恒慶之妻宜特莫氏素患痰喘病
症亦請該氏祈禱痊愈宜特莫氏每月給該氏養贍銀
三五十兩不等又聽從該氏修理石廠地方三教寺捨
銀一萬七千餘兩又添湊金子二百八十兩合計共銀
二萬餘兩張李氏卽將銀兩交給伊子廣月修廟金子
自行收存現經起獲宜特莫氏又令使女玉喜跟隨服
侍廟修成後改名靈應寺該氏隨在兩寺來往焚香治
病宜特莫氏亦曾至寺拈香此張李氏先後跪香治病

惑眾修廟之原委也嗣因西峯寺後塔院工程未完烏
佳氏亦未再給銀兩承攬修工之任五無從藉工圖利
隨起意與該氏商允因該氏曾向說稱少時夢見觀音
菩薩及在通州坐雪治病等事卽藉此畫出圖像裝點
神奇表白靈異希圖哄騙眾人自必爭施銀錢修造塔
院伊可於中取利遂憑空點綴畫成張李氏出身坐雪
出家及眾人拜求治病各圖像五軸并捏稱身能入定
出神且稱該氏係菩薩轉世該寺舊有遠年住持僧人
塑像原稱西峯老祖村人因該氏治病燒香亦遂稱爲

西峰老祖活佛自是遠近人民到寺燒香治病者不一而足俱有布施每人自二三兩至十餘兩不等該氏自
此益有蓄積分給伊三子廣月銀一千兩修葺圓廣寺
長子張明德銀一千兩買房一所開設木舖一座其次
子寡媳崔氏在籍典地一百餘畝俱係該氏前在通州
順義治病時所得資財而任五亦得修廟盈餘銀八百
餘兩此任五起意爲張李氏裝點圖像惑眾因有老祖
活佛之名號也今步軍統領衙門訪獲搜拏奏請審辦
臣等欽遵

諭旨會同研鞠并將解任員外郎恒慶及應訛人等傳案質審俱各供認前情不諱臣等以張李氏係鄉愚婦女膽敢在京畿重地號稱老祖活佛致男女紛紛到寺甚至大臣官員家屬爭捨財物至數萬之多平日必有邪術及傳徒授教不法等事雖現在起出經卷詳加核閱均係舊有不全僧人齋誦之金剛觀音等經其呪語一紙俚俗不堪亦無違悖妄誕字樣但究係傳自何人並治病如何靈驗之處復將該氏嚴切追究加以刑嚇令其逐一吐供據供我素不識字亦無藥方醫書初時

不過學李氏針扎按摩的訣後見請我治病人多就將買來丸藥改做隨意畫符我本無法術怕人看出破綻所以混念幾句俗語編幾個佛號作爲呪語叫兒子廣月寫就施藥時默念呪語一心專求觀音菩薩並叫人服藥時心心念佛不料竟有靈驗致大家布施後因修理塔院未成工頭任五向我商量欲將我坐雪出身治病的原委畫出圖像並因我從前夢見觀音菩薩教我出家的話並捏說我是觀音轉世我聽從他畫成圖像五軸傳播開去以致人都稱老祖活佛這原是希圖多

得布施的意思是該死並無別的邪術亦無傳授與人及別項不法的事如有別情現在雙慶們俱在案下這樣嚴審豈能替我隱瞞等語臣等覆查任五係市僧小民攬修廟工希圖獲利自屬常情乃輒爲該氏裝點圖像且妄稱身能入定出神並妄稱該氏爲菩薩轉世以致該氏有老祖活佛之號共相煽惑或該犯傳布邪術及另有不法別情亦未可定復將任五嚴加究詰并用刑嚇據任五供我愚慫張李氏繪畫圖像替他裝點靈異又謊稱自己能入定出神妄稱該氏係菩薩轉世

原想教衆人敬信多捨銀錢我藉此修廟完工可以從中得利那圖畫俱係我憑空裝點作成總是我該死並無邪法亦沒另有煽惑的事臣等又以張李氏修寺布施銀兩除三寶恒慶兩家外自必另有官員家屬至廟施捨不一而足卽兩家所捨銀兩亦尙不止此數且該氏係鄉愚下賤竟敢擅用黃緞坐褥靠背尤爲狂妄不法覆加嚴詰又據張李氏供我興修廟宇實止三中堂恒員外兩家係大施主其餘人數衆多實在不能記憶并沒另有官員眷屬大家施捨的就是這兩家給我銀

兩有任五許祿及雙慶玉喜可以質問並不敢以多報
少至黃靠背坐褥我因見各廟供佛皆用所以就做一
副以便做道場時供佛陳設平時包好藏在屋內昨有
官員挈我時這黃坐褥等物俱係包著可見我不敢坐
用現有挈我官員可問求詳情質之雙慶玉喜並老尼
濟廣等供俱相符原挈司員亦稱靠墊實係包藏在廟
起出驗無坐用痕迹並詰訊恒慶以該員係原任總督
圖思德之子現有賠項不思及早完繳轉任聽妻子修
廟布施至二萬餘兩之多是何居心該員惟有伏地叩

頭自認糊塗無可置辯復將各犯反覆究詰矢口不移案無遁飾查律載凡師巫自號端公師婆名色及妄稱彌勒佛一應左道隱藏圖像燒香集眾煽惑人民爲首者絞監候又官吏軍民人等僭用黃紫二色比照僭用龍鳳綴律擬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語此案張李氏本一民婦出家爲尼輒假燒香治病爲名念呪畫符煽惑遠近居民及官員眷屬捨銀多至數萬餘兩并被人稱爲老祖活佛居之不疑任五本係工匠乃因修廟圖利輒敢起意爲張李氏裝點畫像妄稱該氏爲菩薩轉世哄

騙眾人致該氏有老祖活佛稱號又騙得修廟工銀八百餘兩是張李氏假神畫符燒香治病斂錢惑眾固屬爲首而該氏哄動遠近號爲老祖活佛實係任五起意繪畫圖像播揚所致厥罪維均未便分別首從張李氏除擅用黃緞坐褥等物罪止滿徒不議外張李氏任五均合依師巫妄稱彌勒佛隱藏圖像煽惑人民爲首律俱擬絞但該氏旣已爲尼又不剃髮復敢假神治病斂錢甚至哄動官員眷屬得銀數萬任五以修工匠役希圖修工賺錢膽敢假捏張李氏爲菩薩轉世煽惑人心

情罪均重 京畿爲首善之地尤宜肅清此等惑衆妄
爲之徒未便稍爲稽誅應請

旨卽行正法以昭懲戒張李氏長子張明德三子僧廣
月雖託明無幫同煽惑情事但分受伊母騙得銀兩數
至盈千未便輕縱張明德廣月應於張李氏絞罪上減
一等俱杖一百流三千里交與順天府定地發配至配
所折責四十板至恒慶係現任職官任聽伊妻入寺燒
香布施數萬並將分賞爲奴使女王喜給與服役三寶
之媳烏佳氏以大家孀婦因張李氏治病有驗卽拜伊

爲師施銀數萬並給與使女雙慶跟隨燒香且均有官
項未完乃恣意濫費實屬妄爲除兩家應繳修廟銀兩
業經該旗遵

旨辦理外仍將解任員外郎恒慶交部嚴加議處並恒
慶之妻宜特莫氏三寶之媳烏佳氏應遵

旨交該旗族長嚴加管束不許出門仍行文各該旗並
提督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嚴飭官員人等毋許縱令
婦女入廟燒香以維風化張李氏任五併張李氏之子
張明德等所有在京財產業經步軍統領衙門查抄應

將金銀房屋交內務府查收其木頭舖一座交該旗招商認開其衣服什物交崇文門照例辦理所有張李氏廟內什物及原藉房產亦經順天府查抄應聽順天府分別辦理張李氏孀媳崔氏向住原藉訛無知情斂錢情事應毋庸議給與母家領回任五所騙銀八百兩應照追入官查該犯家產業經查抄應毋庸議許祿經管修廟訛係聽從主母之命應與無干之王喜雙慶老尼濟廣等均免置議但王喜係同伊兄黃三分賞圖思德爲奴之人應照例交該旗另行分賞爲奴雙慶係三寶

家契買民女應交該縣照例發賣身價入官張李氏所
修西峯靈應兩寺交僧錄司另選妥實僧人住持焚修
至圓廣寺現有僧人住持毋庸更換再張李氏所供順
義縣瓦子街居住之民婦李氏傳授針扎治病之法雖
研訊堅稱李氏業已病故是否屬實以及李氏有無另
傳他人及招搖煽惑情事應交順天府嚴查明確照例
辦理以淨根株

云

旋奉

旨此案工匠任五卽任極盛因修廟圖利起意爲張李
氏裝點畫像妄稱該氏爲菩薩佛祖轉世惑誘遠近民

人是張李氏之種種不法皆該犯愆戾所致實爲此案
罪魁且騙得修廟工銀八百餘兩亦應依竊贓滿貫例
辦理任五著照留京王大臣等所擬卽行處絞至張李
氏假神畫符以燒香治病爲名惑衆斂錢固屬不法但
鄉村愚婦不過爲圖騙錢財起見究無悖逆詞語張李
氏著從寬改爲按例應絞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梅心驛古刹

吾皖舒城縣本漢龍舒治宋時省至唐開元分合肥廬
江二縣置舒城隸廬州今因之去舒城三十里曰梅心

驛近驛二里許有古剎一區殿宇雄麗供自來佛蓋大
士像也後樓三楹尤宏敞顏曰仙好烏程鈕西麓明府
福疇所修對面松竹茱萸峰巒男望之頗豁胸目道
光丁未十月予隨先師黃琴士先生過此登絕頂瞻拜
先生紀以詩云聞說靈巖佛自來虔誠膜拜陟崔嵬烟
霞疊疊仙居好金碧層層福地開湧座蓮花藏世界滿
山楓葉護樓臺鐘魚動我皈依念一片名心到此灰歷
遍崎嶇世路難朔風吹遣客衣單征途喜近梅心驛法
雨新霑貝葉壇立脚初桃原是岸置身高處不知寒慈

親願託慈雲庇紫竹萱花一例看予步韻有云禮佛但將詩供獻對僧翻覺我酸寒爲先生稱賞嗚乎兵燹以來名山勝境變爲瓦礫之場而吾師亦罵賊捐軀久矣展誦是詩不禁涕泗之盈掬也

晉中軍風于澤

左傳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驥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林注風牛馬牝牡相誘而走失也濟師按左氏言晉中軍風于澤不言晉中軍牛馬風于澤林氏誤會馬牛其風及風馬牛不相及二語亦

遂指風于澤爲牛馬相誘走失殊不知牛馬相誘下文則當明言牛馬走失何反接亡大旆之左旃蓋祁瞞奸命罪在左旃之亡耳風于澤風字應如風乎舞雩之風解時當六月觀下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可知是六月事或云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此時河南地不甚熱似風字所解亦不確按風乎舞雩中軍非莫春時耶此不必辯周正夏正而可曉然者也將士風于澤中隊伍參錯必無紀律因而旃旆遺失祁瞞有職掌之責不能約束其眾故干犯軍令司馬執而誅之甘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

于社臨戰不用命固有法未戰不用命亦當有法也此
奸命卽係不用命之證李恢垣同年解爲晉中軍先軍
于澤因遇大風旃失軍亂祁驎因而思變是以司馬斬
之其說亦新剝并錄于後

附錄李恢垣同年光廷風于澤解

子嚴觀察以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中軍
風于澤句謂風字不當作牛馬牝牡相誘解解如論
語風乎舞雩之風所見卓絕然尙有可商者杜預註
云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牛馬自屬增出而風字似

如字未言牝牡相誘也故劉炫規過以爲放牛馬於

澤

此亦沿杜誤

遺失旃旃不失牛馬孔氏正義則以爲不

失牛馬罪不至重何須殺之以徇引費誓所言馬牛

其風臣妾遁逃則有常刑爲證以駁劉申杜

案則有常刑句

亦是斷章取義經原云復則賽不復則刑分兩層說也

此皆誤認下文奸命之

解杜註以爲掌此二事而不修

二事指馬牛及左旃之失

故致於

殺而不知其不可通也案僖公四年召陵之戰惟是

風馬牛不相及也服虔註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

風字別解始見於此杜註則云牛馬風逸蓋末界之

微事又費誓馬牛其風孔安國註亦云馬牛其有風
逸而已孔先於服亦只作逸解不云相誘也夫一二
牝牡相誘走失固理之常至全軍牛馬因誘盡失此
豈復可信且左氏於召陵一役明云風馬牛不相及
此處旣指牛馬當云晉中軍牛馬風于澤乃脫去牛
馬與之爲隱尙可以說經乎鄙意以爲晉中軍先軍
于澤因遇大風亡其大旆之左旆軍中以旆旃爲號
志旆失軍亂祁瞞因而思變是爲奸命故司馬用法
斬之以徇於諸侯是奸命自有可殺之罪非爲上兩

事若因此風而增出牛馬之失其失也又離却風逸之解而另云牝牡相誘是治絲而愈棼有是註無是傳也經中寶字活用指不勝屈風字解如風乎舞雩之風理自正大而有別者風字註云乘涼以童冠旣被就蔭乘涼固自不碍若移軍以乘涼其說雖固不如遇風爲言似較直捷耳

奮伐荆楚

詩商頌撻彼殷武奮伐荆楚朱子集傳曰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按太平御覽四夷部列荆於南蠻

鬼方於西戎陳仁錫潛確類書云南蠻卽唐虞要服夏
商之時漸爲邊患暨于周代黨衆彌盛故詩曰蠢爾蠻
荆大邦爲仇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屈
瑕楚師復振遂屬于楚漢書又云西羌本出三苗蓋姜
姓其國近衡山及舜徙之三危漢金城之西南羌地是
也濱于賜支卽禹貢析支至于河首縣地千里南接蜀漢徼
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夏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
后相立乃征畎夷卽畎戎七年然後來賓至于后泄始加
爵命由是服從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旣

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戎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

鬼方克之

亦本後漢書

是荆楚在南鬼方在西兩不相涉明

甚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千寶曰鬼方北方之國亦不確

且詩明言維汝荆楚居國

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

商是常鄭康成箋云維女楚國近在荊州之域居中國

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湯之時乃氏羌遠夷之國來獻來

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責楚之義女乃遠夷之

不如故蘇氏因之朱子既採蘇氏之說而於前章又引

高宗伐鬼方爲卽是荆楚似未深考王伯厚援大戴禮

帝繫篇陸終氏娶于鬼方氏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
曰季連芊姓謂楚卽其後以證集傳是將季連作爲外
家之苗裔矣所說尤舛詩地理攷亦伯厚所著其於荆
舒下曾引鄭氏信公與齊桓公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
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何獨于荆楚之詩又信朱子
集傳耶

湛若水鈴山堂集序

湛甘泉曰佛氏初心軀殼起念卽是苦根塵絕倫理之
梟是同條共貫事然問梟者必須按其實迹賊證乃可

誅之也今只誅其軀殼起念則彼又有無諸相之說必不肯服濬師按今之論甘泉者衆矣大要不出陽明求之於外一言所論猶軀殼也若其鈐山堂集序一篇非贓證之實迹乎吾卽以甘泉按佛氏之贓證轉而按甘泉之贓證焉序曰嘉靖三十年三月朔旦元相大學士介谿嚴公以其鈐山堂文集三十二卷寓甘泉子於天關授以首簡叙之於時水也以病廢文字十餘年矣焚香對書再拜再拜復再再拜上以答公禮數之殊也亦以賀公求言之篤也曰推公此念人將輕千萬里來進

之以嘉言矣況受知如水者乎展而讀之凡爲賦詩古
律絕句七百八十頌序記碑五十有九內制講章二十
有七雜著二十有五銘四十有三曰富矣哉集乎嫻矣
哉文乎有詩不戾乎風雅漢唐矣有言不戾乎訓詁詔
令矣於是心悅而神悸焉恍然如入陶朱之室開寶藏
之庫萬珍爍灼文彩奪目令人應接不暇又爽然若自
失也乃作而颺言曰蓋嘗大觀天地間文而已矣文卽
道之著也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故
或識其大或識其小小一文也一道也道生天地文

在天地天地生聖人文在聖人是故經乎天而文緯乎地而文觀乎人而文三才之道文而已耳天之覆幬也地之持載也日月之代明也星辰之朗耀也雲漢之爲章也風雨之潤賁也雷霆之轟烈也山峙之巍巍也川流之粼粼也昆蟲之嚶嚶也草木之夭喬也堯之光被四表也舜之重華煥乎其文章也禹湯之文命之聖謨之嘉言之洋洋孔彰也文武之不顯丕承也皆文也然天地萬物所以覆載所以代明所以決烈所以昭章所以流峙所以鼓耀夭喬聖人所以光被所以重華所以

文命洋洋孔彰所以顯承其必有所以爲之者矣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故天地聖人文焉盡之矣知天之所以爲文文王之所以爲文則知鈴山之文所以爲文矣或曰請問其所以曰神而已矣夫神者道之妙也文之本也子不聞鈴山之降神乎吾於留都已形於詠歌矣介翁生而神氣以靈䟽朗豁童言宿生之事矢口成章之能應機萬變之妙辛甘調劑之宜履歷於艱難

允媚于天子良工心苦人莫與知然則非公之神之精
之爲之乎曰請問根本之說曰子謂參天之木果外假
而爲之者哉所由本根也得天之氣受地之質氣質合
一生生不測莫知其然之謂神故能繇根而幹而枝而
葉而華實以參天夫華實也者文之類也根本也者所
以爲華實之神之類也知木之所以爲華實則知鈴山
之文所以爲文矣水也年將九十矣亦伏生言語支離
之時豈復有文乎哉據案隨筆書之重以報公之禮意
之隆也亦將以來天下之善言從水也始輦太平之基

於無窮而太平一老亦得以安卧於無窮無虞之天也是故力疾爲鈴山堂集叙嘉靖三十年歲在辛亥夏四月二十一日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前南京兵部尙書奉勅參贊機務國子祭酒翰林侍讀同修國史經筵講官林下年末八十六甘泉生湛若水頡首謹書以鐘鳴漏盡之歲作此寡廉鮮恥之文宜朱竹垞太史讀之目張以爲講學者不意貢諛若是也黃宗羲著明儒學案其凡例云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鳴乎若若水者前代理學家誠不多觀矣

狩于河陽

劉知幾史通惑經篇曰狄實滅衛因桓恥而不書河陽
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濟師按春秋僖二十八年天王狩
于河陽傳曰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
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
其地也且明德也杜注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
德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冶之罪皆違凡變例以起大
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蘇氏曰明晉侯之德
沒其召君書天子之狩顯其失地便是褻諸侯貶天子

所以然者此亦假其失地之文欲明王狩所在非實貶也若隱其召君則全沒不書於義爲可必書天王非地之狩者若全沒其文無以明晉侯尊崇天子之德故書天子出狩諸侯往朝蘇氏之意與杜氏同特兩家所論尙有不盡當者周室旣衰天子微弱晉文帥九國之師力圖霸業不合諸侯不足以取威不尊天子不足以正名其不欲朝周者非自嫌強大而不敢也九國聚會于溫設聲言朝周一國不從便損威重莫若諷王出狩以君就臣遂使各國有不得不朝之勢顯示以名義之正

而陰逞其威脅之私左氏謂非其地而又繼之以明德
一語者蓋諷王出狩而自明其朝王之功德若曰仲尼
既諱爲天王狩河陽矣此而明正其非不幾失夫子修
春秋之旨乎故曰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委婉其辭褒貶
自見杜氏明晉之功德與蘇氏明晉侯尊崇天子之德
皆不能體會入微也黃東發引木訥之言以爲河陽之
狩非晉文召王則舉三傳皆不足信矣桓譚新語秦始
皇見周室失統自以當保有九州見萬民碌碌猶羣羊
聚猪皆可以竿而驅之襄王之世非東周以後可比而

齊魯宋蔡陳鄭各國又非晉文所可竿而驅之者不得已而作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河陽一出有以知晉文之用心矣善乎伊川先生之言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正也懼其不能故譎以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揜其正也

烈風雷雨弗迷

納于大麓孔安國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東坡先生書傳云烈風雷雨弗迷是天有烈風雷雨

而舜弗迷也今乃以爲陰陽和風雨時逆其文矣濬師
按孔傳陰陽和風雨時正以各有其節故無烈風雷雨
之迷錯愆伏耳東坡信史記又截去各以其節二語便
覺孔傳所說不圓安國蓋本孔叢子孔子答宰我之問
楊升庵筆記采之升庵曰今以大麓爲山麓是堯納舜
於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道士
之鬪法哉語譎而虐其意在駁蔡沈集傳不知蔡沈實
從司馬公東坡先生來也

吳侍郎奏疏

同治甲子秋七月克復江甯捷至霍山吳公有請加敬
懼持以恒永一疏得

旨嘉獎并發交

弘德殿俾資省覽一時傳抄疏稿幾於紙貴錄其原疏
云戶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右侍郎臣吳廷棟跪奏竊臣
恭讀本月初三日奉

上諭自古君臣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等因欽此方今江
甯克復元兇授首四方指日蕩平普天臣民同深慶幸
乃

聖心猶戒慎恐懼不自滿假諄戒統兵大臣督撫等及
內外大小臣工慎始圖終無荒無怠此誠四海臣民萬
世無疆之福也而臣竊有慮焉萬方之治亂在
朝政百工之敬肆視

君心事不貴文貴其實下不從令從其所好敬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夫治亂決于敬肆敬肆根於喜懼從古功成
志遂人主喜心一生而驕心已伏宦寺卽有乘此喜而
貢其諂媚者矣左右卽有因此喜而肆其蒙蔽者矣容

悅之臣卽有迎此喜而工其諛佞者矣屏逐之奸卽有
窺此喜而巧其夤緣者矣諂媚貢則柄暗竊蒙蔽肆則
權下移諛佞工則主志惑夤緣巧則宵小升于是受蠱
惑塞聰明惡忠說遠老成從前戒懼之念一喜敗之此
後肆侈之行一喜開之方且矜予智樂莫違逞獨斷快
從容一人肆之於上羣小煽之於下流毒蒼生遺禍社
稷稽諸冊史後先一轍推原其端只因一念之由喜入
驕而已軍興以來十餘省億萬生靈慘遭鋒鏑卽倡亂
之民莫非

朝廷赤子大兵所加盡被誅夷

皇太后

皇上體上天好生之心必有哀矜而不忍喜者使

萬幾之餘或有一念之肆睢

綸音告戒而羣臣第奉爲故事多方且視爲具文積習
相沿徒爲粉飾將仍安于怠惰廢縱矣是非堅定刻苦
持之以恒積數十年之恭儉敬養有未易培

國脉復元氣者矣夫上行下必効內治則外安其道莫
大於敬其幾必始于懼懼

天節無常則不敢恃

天懼民情可畏則不敢玩民懼柄暗竊則諂媚必斥懼
權下移則蒙蔽必照懼志易蕩則諛佞必遠懼邪易侵
則黃緣必絕凡此皆本于一心之敬蓋懼在敬之始敬
在懼之實敬則

大智愈明

神武益彰

天之明節常顧于目民之怨咨如聞于耳

一人篤恭于上盈廷交儆于下羣帥知懼必協力以靖

餘氛殘寇無難盡掃大吏知懼必竭心以圖善後灾黎得慶再生而

宵旰勤勞仍復其難其慎曰與二三大臣開誠布公集思廣益無欲速無見小一切撫綏培養之要無不次第籌其萬全庶幾至誠無息久道化成紹

祖宗富有之大業開子孫無疆之不基是皆由

皇心之敬成而實由

皇心之懼始也要之存亡決於敬肆敬肆根於喜懼唐太宗身平羣寇貞觀之治軼於漢文而以驕矜致侮明

皇親定大亂開元之治等于太宗而以泰侈召禍若夫
帝舜之治大禹戒以無傲無慢而虞書首曰欽此所以
成中天之運也武王之治太保訓以玩人玩物而周書
首曰敬此所以永八百之祚也喜而肆者如彼懼而敬
者如此易傳曰危者使平滿者始傾懼以終始其要無
咎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可弗以爲承鑒
歟臣不揣冒昧竊獻芻言披瀝瀆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按此疏內閣發鈔後濬師適在倭艮峰
相國宅相國持以謂濬師曰足下今日見竹翁所奏否

陸宣公以來有數文字也濬師對曰程明道王霸之辨
朱晦翁面奏之詞無以過矣相國曰子以竹翁篤守程
朱故以洛閩爲比耳濬師復對曰晦翁面奏劄子內云
伏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
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
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
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吳
公奏疏實本此數語脫化而出特當日未聞有詔褒晦
翁之忠直而今則

德音下逮且謂其剴切敷陳深得杜漸防微之意焉則
聖主之聖與庸主之庸又豈可同日語哉相國笑而頷
之曰子言誠然

蕉軒隨錄卷二終